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宗子相集卷十二

明 宗臣 撰

文部上

袁尹傳

袁君名濱字興之別號海東人則稱海東子云尹之先  
有稱成甫者自大梁徙泰元季宇內兵起倉卒避兵於  
通遂為通人傳四世至榆岡有隱行葺宇江干縱心泉  
石性喜義絮寒餽餒即不自給亦給人有司高峻其行

具冠服迎之謝不顧曰我何媿媿拘志束形哉生四子叔即尹尹生蚤慧殊恒兒人不敢兒畜之僅髫遂儒業年十七乃下帷授戴氏禮補州弟子員督學者試輒上第又綜其行又輒上第於是學士大夫歎曰此為報榆岡哉尹有濟世才往年江寇寇通有司策尹卒用尹策走江寇比部郎朱君謫貳通見尹文亟亟讚曰鄉書即舉一子必舉表子也既而尹果舉庚子捷來於是朱又益喜明年上春官罷歸愈益肆志於學願數大奇至庚

成凡四上春官卒不第於是怒投策起曰丈夫結髮受書即不得一第豈顧亡可行吾志哉必躡屩擔簦再游上國斯華髮翩翩已且又何以慰母竟謁選授撫寧客有策馬過尹若惋惜尹才者尹正襟端語曰君以今之垂纓結綬高揖青雲者豈皆有念於蒼生哉使令一邑而有念於蒼生則不以此易彼甚明也於是謝客登車而去撫寧者故邊瘁邑父老子弟日操戈候敵尹至則下令曰父老子弟且休矣於是擇驍勇人畀戟矛倉窖

故虛則又厚集芻餉以待猝變又其俗近邊多桀少暴  
行墟舍尹繩以法於是野無私鬪者興利滌病即瑣細  
亡不竭精僅六閱月而持節當塗者凡四下檄以幣采  
勞尹勞苦秋八月敵兵斬闖入逼撫寧撫寧人惶急走  
莫知委命尹亦驚姑曰毋懼毋懼於是猝登城望盡召  
城外人內之城中又親持策整戎馬環城三匝民猶惴  
惴懼也尹則顧却步前庭裴回仰天嘆曰夫撫寧一邑  
耳即陷亡入係而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帝王豪雋之所

總萃也今急矣獨奈何於是鍔甲砥劍累車疊轅決策  
內鄉報天子戎事亡何敵去尹且病病五日殂矣當是  
時撫寧人家號巷哭攀樹望庭匍匐大呼曰天乎天乎  
胡喪我君即敵再來又胡得我君坐城上拒敵不懼我  
也計至通通之學士大夫罔不蘇蘇隕涕曰非特榆岡  
德也即海東子者抑何長厚也仕而令令而且死此何  
說焉尹性至孝友榆岡公疾再逾寒燠恒冠衣侍前醫  
來立與參虛實陰陽定乃製劑顧又手持盂釜烹淚未

嘗不簸簸落孟釜中也既而執匙以嘗跽進几席上退則檢讀古方書日夜望榆岡公愈也顧不愈比卒毀哀骨立若不幾生者彊為母媼起既事母媼又益孝即死惟獨念母媼老在堂也鄉人誦其語悲傷之尹兄弟四人而尹居中最愛每間輒陳樽俎共坐笑樂名諸子諸從子來東西鄉立訓誡之顧其人外和內實耿介立節操自家食時有司已不敢妄遺筐篚見富兒大賈謝不與通即諸昆季咸豐橐厚儲持梁刺肥炳誇里閭而

尹食芋衣敝閉門著書洋洋然樂也為撫寧時愈益苦  
勵篆畢鑰局內外肅肅至所需蔬米反貽書報家人治  
米邑中老人相謂曰自老人為兒時固希覩此君矣海  
內經生往往畏戴氏禮難讀乃尹則更易讀更得其邃  
者至勒成一書及仲尼鄒軻參伋諸書又各各有說說  
成付其門人子弟

王夫人傳

濯纓王子以詞賦才馳聲人人重王子又因以重王子



母而曰王夫人王夫人云蓋鴻臚公既壯而不舉子乃再聘于顧得夫人人謂孫夫人于夫人乖也顧不乖反獨以女視夫人夫人事孫夫人愈益謹又其性至孝敬侍其姑夫人疾凡九月不歸室易衣姑夫人為孫夫人言顧婦事我勤也比逝則視諸婦又特哀以此人輒稱夫人孝云夫人先舉女孫夫人即取女女之亡何濯纓子生孫夫人意夫人自子也乃夫人不自子輒又請子于孫夫人孫夫人喜曰吾固當作是兒母當是時鴻臚

公出為河西令治裝且行而孫夫人適病病革乃抱濯  
纓子而執夫人手流涕言曰是兒王六代宗子鄉不女  
子者懼女少也今我不能待是兒成是兒在女乃泣夫  
人亦泣泣數行下比孫夫人逝則夫人悲痛若姑夫人  
濯纓子稍長人或謂君母顧母也請于夫人夫人曰兒  
亡須問第亡忘兒孫母恩每歲時蒸嘗奠則夫人祝曰  
孫夫人兒今被儒服供蒸嘗矣於是濯纓子亦涕下沾  
衣亡何鴻臚公謝事歸他室日被綃綺整環佩曳金玉

鏘鏘行而夫人一簪一縷不得著膚鬚相室者忿曰夫人奈何而孱若是夫人笑曰我孱哉我孱哉我得寶奇矣意蓋謂濯纓子云乃濯纓子則欲甘心於其人而夫人輒牽裾止之曰兒其奈何為母而傷父之志濯纓子負異才鄉人日冀其第也乃累舉累不第夫人輒慰之曰自古高才之士往往不偶于時兒之才所竊造化者多矣兒寧之顧安知不雲蒸龍變哉又濯纓子性至孝即因必日謀甘膳膳夫人說其心即夫人亦忘其子困

而夫人八十時濯纓子百拜奉觴為壽夫人前夫人大喜已乃歛頤曰自我結髮事女父以至白首艱困累千苦環戟而立豈知今日得稱八十老婦又見女顯其才又見女金家婦抱兒也彼其綺綃環佩金玉鏘鏘行者安在哉於是罷酒宗子曰嗟乎以余觀于世人嫡庶子母之間則益嘆夫人之難焉彼其上以分猜下以子挾相怨相謀終其身不解者天下一室也乃夫人獨不以有子挾其上又忍其下夫古今以閭行著聞炳蔚史冊

者要之不離乎處常非若夫人以身介二者之間至危  
變也乃夫人善處其變又能成其子才然則夫人者誠  
難哉誠難哉

重修城隍廟碑

夫城隍之義垂之往牘郡邑立宇崇祀赫然稱靈其所  
由來長遠矣興邑舊宇在邑之西稍南歲積日就圯蓋  
其堂故宏直即又重檻其前有司月展謁楹下役胥焚  
楮上香輒逼神衣又其門鑰損即博徒市豎往往羣嬉

其側守宇黃冠且取道堂上出入蚤暮視若通塗矣兩  
廡故列諸鬼神幽恠之象象又損歆金碧土木日簌簌  
下羣嬉者時過而易之會后洲陳君以駕部郎謫興謁  
神則裴回四顧太息曰嗟乎夫神道貴嚴嚴斯畏畏斯  
感堂中謁堂中走何畏何感哉於是下令度材鳩工新  
其堂又鑰其堂而移其重楹于堂之南別闢一道以通  
守宇者出入兩廡諸鬼神率新其土木而金碧之於是  
展謁者率于楹下仰視堂上若有神者在焉博徒市豎

既不得羣嬉堂上即覩其旁又皆矯然怒目如視其人  
輒心悚色動閉目反走斯其於神道至嚴矣亡何陳君  
遷太平遂南未及勒石紀斯役螺泉曾君拜興令至興  
睹茲新宇大喜已乃詰吏奈何無石吏言狀則曰是責  
在我於是周視宇中增所未備因命記于宗子宗子曰  
嗟乎二君勤心于斯役者誠當哉誠當哉夫明則禮樂  
幽則鬼神昔談尚之矣二者相濟然後可以常行于世  
世人固有肆然於禮樂之化者顧其於鬼神又何其悚

悚獨著也世人機詐相命一事稍屈其志輒仰天大呼  
具楮散髮蒲伏百拜詣神宇訴其人其人即亦皇懼戰  
慄氣結汗流不敢出一語而山氓野嬪歲時行游神宇  
中相顧驚嘆誦說曰某善應某惡應輒歸語其鄉之人  
鄉之人有為不善者則相恐誠曰亟止亟止毋遂為諸  
鬼神所苦也斯見匹夫匹婦之心哉夫匹夫匹婦其畏  
人畏神者紛紛一情也顧其畏人以貌而其畏神以心  
臨民者夏楚榜笞日加其人顧其欺益甚神無一言以



告即至狡抗者猶不敢欺何故哉豈非在神者有所不可測在人者猶有所可入乎即其不可測趨善避惡以不詭于禮樂則神道者固所以濟人道之所不及也小人覩其象以思其理君子欲存其理不得不崇諸象二君斯役其于幽明之際深乎深乎計工自嘉靖壬子正月至甲寅三月曾君名梅癸丑進士泰和人陳君名時霖辛丑進士長樂人

刻文訓敘

臣未髻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君家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徧出所藏古先聖人諸書命讀讀三載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目置家君几上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為侍子云郎君於是顧侍子呼郎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家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教也歸語母大喜於是日試三日至五月七日後有司稍稍以文見知家

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召一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凡六試七日每先期一日家君自擬目函投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候家君來命侍子持鑰閉門啟函示目禁不得共一語日中趣草漏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還內明晨名侍詳加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矣可少休於是治醕燕譚盡日始罷當是時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為文詞往往發之篇章空疎莽蕩家君大患之於是作文訓文訓成日諷夕維漸悟浮華轉窺精奧矣癸

丙相繼罷歸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論汝苦即余安所用  
訓哉明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  
文遂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己庚兩歲薄售有司役  
役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立裴回喟然長  
嘆夫家君僅以文博一令即臣又復不大售於有司何  
言文哉顧獨有感於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疴南還夏  
子輩從游日以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而請梓  
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亦見人世父子之

情焉

贈沈太醫敘

余鄉最以為盛德長者則孰逾沈公哉公以今年七十鄉中人轉相驩說無不人人喜也於是鄉大夫學士先生類徵幣誤詞雲緡星繁矣顧余獨有感於公之所為心者厚也余少時得謁公之庭庭中負瘵者曲席而坐公束帶走出人脈而人劑之即人又來即公又人脈而人劑之庭空無人始得酬他客語乃此心何心哉公性

既長者又其業甚精江淮間地足千里近公者率頓首  
蘄公至其家家人大恐公之不至也公輒至則喜公言  
毋懼則又大喜其遠且微者即不得致公亦致其人於  
公之家其家人日夜彷徨行望沈先生一言以慰也乃  
持節當塗者又往往下檄郡邑命有司整輿飭轡迎公  
公至又輒起則歎曰若先生者誠難哉誠難哉以故公  
之名遂大重於世云公性孝友厚倫義鄉父老閒居則  
具言公少時事其兄至恭謹終其身不衰豈若今時所

稱兄弟者公失配僅壯即有子不再聘入使內一二媵  
婢受悅理櫛豈悖哉乃固不內遂空幄半世語具胡桂  
史所為公義夫傳中公姪東橋君舉壬午刺史莒州行  
誼政事勒諸金石公視之猶公子也而莒州亦父事公  
公又遣方石君遊太學結內天下士人言即公出奚殊  
矣公二子長遊太學次即苓田君苓田君通籍太醫業  
公業並公縉紳先生類愛之而互為言詞贈之公諸孫  
俱英秀玉立衣冠門第甲於江海而公益以忠厚和祥

遠植豐培即今合食六世矣傳稱張公藝以忍合九世  
即公後豈論九世哉余於是益有感於公之所為心者  
厚也公雖老髮僅華白顏色復潤好躡冠迎客步翩翩  
然舉不重也斯神氣蓄而精意不漓繇此以至百年奚  
恠焉昔人有以身係天下安危三四十者言其所  
急也江淮人以安危托公計時且久課廣狹雖殊其為  
人所急鈞也人人思其所急則無不願其長久以成吾  
私即公百年豈厭人望哉鄉大夫學士先生徵祝于余



余則請以人之望公者以為公祝諸大夫學士先生起  
席曰信可祝哉於是命書之以俟拜公中堂而襲采以  
進焉

贈董先生之考城序

余憶往歲計偕嚮道時則猶及見先生驅二僕擁犢策  
馬翩翩然自西北來也一接先生語輒心自念曰先生  
者誠師哉誠師哉後時時治書報余長安邸中余善其  
書輒遺書先生謝先生書乃余以抱病還則先生猶儼

然在官舍察其色不大恨第曰幸偃蹇不去得待先生  
來無何攷城命下人人為先生喜乃先生不之喜也顧  
曰即攷城奚殊興矣又奚擢也余稍恠其語會先生門  
人徐劉王胡諸君以陶李二先生命來徵別言則問曰  
先生之不遷不怒遷不喜何故哉於是諸君相視言曰  
君不識先生之心乎先生性既長者又慷慨負奇氣日  
起燕坐堂中名門人弟子侍商榷文藻闡揚性命隆恩  
篤義浹于衆心稍稍涉事端不厭其意則忿然振袖推

席起曰某直某曲某非某是豈得揜于所私而以汶汶  
決事哉或事關釐序大者則持之更急抗言峻議不少  
孫其人人以為言輒掀髯大笑曰予以擁犢策馬為仙  
游乎歸藝松蘿一觴一咏吾志也子休矣吾亡所冀于  
人矣先生性顧又喜賓客客至輒留客輒大觴客即無  
客即亦具酒自觴停杯問月中夜露垂垂下始命罷酒  
斯東方朔陶潛者流也豈欣戚于遷不遷哉余乃太息  
曰嗟乎鄉睹先生之容茲識其心矣攷城去大梁不百

里先生時過大梁登夷門采信陵公子侯生故實睹宋  
遺宮俱散為荒榛野草也徘徊俯仰擊節悲歌愈益長  
其寥廓之思則攷城固愈於興哉先生又何得亡喜也  
先生聞之更欷歔曰即攷城為喜矣奈何去吾僚奈何  
去吾門人弟子先生先是任蜀在興更五年矣始擢今  
官

杏莊贈言錄敘

杏莊贈言錄者錄諸君子所為贈杏莊公之言也公抱

德精藝積春累秋博澤隱脩該於纖巨乃其壯不再聘  
篤夫婦存亡之心則猶足振頽淳漓贊翊人紀爰有休  
祥徵諸草木語具李太史所為嘉瓜記中是時胡桂史  
謫鹽來大義公遂為公勒義夫傳海內縉紳先生每讀  
義夫傳每綴數語函以報公而公之六十七十時邑之  
學士大夫靡不撰詞奉觴上壽七十時視六十時加多  
焉於是諸君子之言充筭溢筐雲叢霞聚彬彬煜煜備  
矣公則日探筐筭而環揭中堂每登公堂者率倚柱停

孟四顧讀咨焉慨焉低回焉往往至道上猶憶公堂中語即不能憶其語即又自悔責不能再讀語也於是公之姪若子聚譚曰亡論不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即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獨奈何使客倚柱停盂四顧讀或不能憶其讀為客病也且諸君子之言豈卒亡楮凋墨漫哉即公之義何賴焉迺謀類梓而人貽之而因世藏之而以其序屬宗子宗子則取讀諸君子之言已畢讀迺投翰起曰嗟乎嗟乎君子之贈人以言與

人之受言於君子豈輕哉迺睹于茲帙則重歎公之難  
焉夫閭里者近矣迺其人遠而千里又遠而萬里未嘗  
與公接盃酒通殷勤之驩斯何比於公也則亦為之言  
則亦詳為之言統觀其言雖言人人殊要之數揚盛美  
而歸總倫彛固若聯几秉筆合構命藻也何故哉何故  
哉余聞之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諸君子竭精馳說靡所  
靳惜于公者是自公之大義感懷其心矣鄉使公僅如  
世俗抱咫尺之善不能感懷其心即日要諸君子而祈

其一言又胡可得也天下後世讀諸君子之言以見公且求其亡愧于公則公之風不與江河並遠哉先是邑大夫類以義表其第且議以狀上聞而公輒翼翼遂儼容却席固起辭曰何有于我何有于我杖藜種杏其斯焉已斯言也又敦實遺名者也吁茲益見公哉吁茲益見公哉

贈顧母宋孺人八哀序

余登楚陽望西湖其上蓋有武陵溪云溪上人往往好讀書被儒服代有勲名文華之士雄峙其間又皆顧姓



大奇矣余友純一子讀書溪上時從溪上過余夜與擁  
衾道家園事往往及其大母宋孺人賢余輒太息曰嗟  
乎君之才獨藉溪哉蓋頃子大父述庵公性朴茂良直  
人人稱長者顧不問家人生產及孺人歸公公謂孺人  
閨質也乃孺人有丈夫才輒謂公曰公長者第安坐吾  
當為公作家顧故業農孺人即理農事至脫鉏整廬易  
穀闢畝日勅羣傭負耜雜作畝上又孺人性智善防人  
秋中稼穗盈畦即夜佃不敢竊一穗即竊一穗輒自恐

棄去曰亡乃孺人知也孺人又時時勅羣傭下湖中舉網負鉤取魚鴈菰蒲日致之家以此窖藏雄溪上矣亡何舉二子長即西莊公公稍長大類孺人才則孺人喜曰吾苦女父長者今得女見女勃勃然奇志也後數年迷庵公逝孺人泣謂西莊公曰女父不女待吾且寡女其亡忘吾志哉於是西莊公愈益勤心拓業見腴畝豐陂輒增其直或倍其直又高其宮室奕奕稱大家而孺人居常歎曰家屢世農恨亡稱儒者純一子生早慧孺

人喜拊其背曰儒乃在是兒僅髫則遣從經師游每暮  
歸則孺人張燈手自績紡伴純一子讀稍倦輒命婢烹  
茗茗來夜半畧休輒又呼起坐把書讀至旦也以此純  
一子工文輯藻卒為時雋儒而純一子弟純佐氏者孺  
人又命之讀視純一子亡何西莊公又逝孺人撫純一  
子泣曰吾哭女祖撫女父吾復撫女哭女父也孺人身  
撫三世而處其慈即廣畝高居一一皆孺人耳目手足  
所及又兩傷夫子苦慘其情宜早耗也乃孺人以今年

齒八十傳稱八十曰耄余意孺人耄矣而純一子則謂  
余曰余秋中蓋構一堂云然皆稟命大母大母則以杖  
畫地曰某楹某階而羣工持斧尺鳩集堂上大母輒晨  
起呼婢作糜人餽之或人酒之即夜亦秉燭至工所四  
視恐工竊木以去也余曰嗟乎八十而猶不耄又健視  
事如孺人者豈易哉昔李密慮其祖母劉耄不及養遂  
上表陳情古今稱孝焉是時劉甫七十耳且其創業詒  
密者或又不及孺人勞也純一子兄弟負麟鳳才出而

受知明主則君之年尚未及密而孺人之勞且壽又過於劉其急于報孺人者宜何如哉純一子聞余言則仰天嘆曰宗子之言命我矣

贈許簿之海寧叙

予少侍家君家君每言鄉長者必曰許先生云蓋家君自束髮已從先生游先生年長家君數歲而家君兄事之後予被服游士大夫間始得見先生每見每歎先生誠長者也而鄉中人又往往重敬先生歲壬子夏予為

郎司功而先生適躡履執策來謁選予迎謂先生曰杖者芒然乃遠至此甚勞矣先生曰予往歲遊學太學侍大司成凡二歲長安塵久已上衣袍矣今來乃更大快吾志何勞哉後時時過我則為治醑摘蔬酌先生先生故不喜酌顧侍子停酌惟啖果啜饅弄匙孟道家園疇昔事欸欸至不能休更與步庭下裴回待月而去秋子抱病散髮枕上先生更時時問我坐漫語無所不浸予特稱先生善儉先生曰天生財非私一人安敢侈泰持

其身所著青鱣謂予曰予衣此衣十年矣彊前視之僅減新紉焉乃太息曰此愈鍼子病哉後予疏歸問醫而先生以今年六月授寧海簿道便還家携家予為祖道上把先生袂曰先生行哉吾知不難於寧海矣客曰言何易言何易夫簿秩太卑即出一令且折躬請其堂尹監司御史擁旌行縣即稍尊者已惶急奔走蒲伏跼謁稍不當即大怒數責伏庭階免冠頓首戰惕不持莫敢出一語奚論簿也奚云不難哉予曰嗟乎嗟乎豈官

負人顧人負官也予見世所稱有司者初謁選即切切有冀善地心選家揭名於朝善者博帶高冠洋洋道路其所與游亟持酒賀曰此行萬金可致也乃不得善者至俛首吁氣含淚向人而人亦姑慰之曰縱不得萬金數百金可必何至作淒惻狀哉此已不能洗滌其心甫至則目攝筐篚厚薄而口抑揚之左右闕其意旨輒以賂進矣於是日夜籌筭金色驕妻子乃妻子又益日夜相與謀攘金之策稍不稱則撻笞其人至糜爛無可擊



者家忿人怒不顧也斯即尊官大郡獨奈何不畏怵人哉先生家故饒至都下客亦有風先生如世俗內賄求地者先生整襟危坐謝客曰予非力不能內顧吾恥不為也斯見先生之心哉且先生一衣十載顧何貴多金先生性又慈仁長者即使稅訟最急施笞扑且慘目怵心矣況借刑攘金哉即監司御史擁旌行縣先生且恭容儼貌翱翔行何畏焉而監司御史者將曰是夫也必其廉愛者也先生且自是翹舉矣又安在其為難也先

生起拜謝曰亦甚矣宗子知予哉於是長揖徧謝客策馬而去

贈房隱君敘

予束髮時則識房子舜隆於武陵之墟心竊嘆其長者後也後時時與舜隆氏游舜隆氏繩履矩蹈每事事必曰家君戒我乃隱君者方棲翔霞外畏與士大夫交往歲始得揖君子道中因太息曰此舜隆氏所為兢惕念戒者哉君之先有稱永寧者敢以植緒雄一邑傳至遺

安公稍替君為遺安公長子生而朴茂少即急于農事  
每語家人曰此吾家世所自殖者即不樂其苦獨奈何  
不念吾父祖累積貽謀之心乎於是開畦闢畝廢沐失  
殮不倦于勞上豐極腴烟雲相雜歲課出入視永寧時  
顧反振奕矣乃君性益檢束即歟需于財者亦必重念  
曰得毋以侈病財也君弟三人咸業君業君孝友天植  
待諸弟可準共被者凡大家勢難萃合君總百口異同  
咸翕然推服君退亡戾語君外遜內直侃侃切切不作

佞色里有忿者亟理于君君立數言不假多岐援喻各  
愧解去至持牛酒相勞曰不得隱君我輩何得如是君  
少無子人大慮君君逾壯乃舉舜隆氏稍長則立之庭  
以手摩其背訓之曰汝母負予言予不得從士大夫游  
其計無以近之耳丈夫當雲蒸龍變豈以桑麻蘿薜桔  
其心迹哉僅髻則具簞蔬治楮帙請學名儒乃舜隆氏  
愈益綜緝詞章亡間涼燠聲名蔚起與一時穎曜之士  
聯翩並驅人或以誇慰君君長揖不顧乃更自號漁隱

子云無所冀于世也春秋積序以今年年高七袞矣賓  
戚展采上壽卮饌紛紜舜隆氏玉立庭階照映几席他  
日垂纓結駟取封章以報君君且耳目聰明白髮蕭散  
洋洋灑灑自得也斯不稱大樂事哉諸君徵祝言于予  
予何所祝君而特三歎于房氏之盛焉

贈趙公敘

余束髮出遊外傳蓋與子隆子同舍云傳嚴視諸子諸  
子尚竊時時嬉彊子隆子嬉乃子隆子不之嬉也獨抱

書危坐終日讀羣詒則太息曰嗟乎余獨嚴師哉蓋有  
嚴君焉當是時文橋公方壯歲精于料事于諸子中獨  
奇子隆子才曰是可儒竟儒子隆子子隆子每暮歸謁  
公公輒命侍詒朝所綴輯者幾已乃命殮已殮輒讀夜  
半倦休枕上甫寐則侍子已持燧叩門報鷄鳴輒又整  
衣把卷起矣子隆子既才又公速成其才遂以其文雄  
視一世亡何與余同舉南畿己酉子隆子歸跼進鄉書  
于公拜公公大喜曰斯不負十年勤訓哉公性至孝友

勤儉蚤歲失怙恃已乃其兄氏又逝即子立顧善治生  
產與時盈縮往往當于時又其性朴直不輕為然諾浮  
譎僂巧之徒懼公不見公即公召之輒反走交公者得  
公一語如持符握璽云以此家計用饒庭宇區畝星羅  
雲列赫赫盛矣子隆子弟為子寅氏公則命子寅氏商  
而子心氏者公又命之儒視子隆子公既稱大家已又  
子隆子顯即朋戚者靡不分華割榮以自夸于人曰某  
朋某戚乃公愈益謙容孫度謹篤其身非歲時伏臘未

嘗被華衣列絲管召賓客每每誠家人毋得以門第迂人以此鄉父老閒居具言鄉之有貴子弟而色不驕如公者豈易哉公以今年齒六十矣邑之縉紳學士先生靡不展采上壽余亦得以隨縉紳學士先生後拜公于庭輒自嘆曰異哉即余少時從子隆子游睹公容今奚殊也世人年未及公往往鬚星髮霜者此又何說焉客曰人情靡不重年而貴有子公得年矣又見其子才且顯又煦煦膝上弄孫也公樂哉余曰何哉斯言子隆子



負金馬才出而結綬垂纓上佐明主取封章以報公公  
於是華舄高冠被錦對客且齒固金石霜露莫侵飛仁  
揚義頌聲遍宇斯公之樂哉中橋養珍諸君子聞余言  
則起曰子之言予之言也余倦言則請以子言為祝以  
介于子隆子

贈曾公敘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未嘗不投翰而歎也曰嗟乎斯  
不負民哉以今睹于近事則古今亦何殊焉興在揚稱

困乃數十年稱大困蓋其地東亢西汙歲一值水旱則耕者委耒坐長蓬蒿顧又供稅內租慘被夏楚於是墮垣負簋携妻子去至野虛無人於是邑之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願早得仁人君子來拯茲水火乃曾君以名進士拜令興則邑父老子弟又輒日夜焚香告天以爲果得仁人君子來拯茲水火也癸丑十月君至邑父老子弟除道揚旌導君君車至市中市中人從戶窺君靡不灑然驚喜相顧歎息曰誠我君哉誠我君哉蓋自

是可安釜鬲矣君則下令曰吾聞弊不剔則利不興於是收一二慄猾于法邑人太喜是歲饑吳中丞下檄郡邑賑郡邑饑人君則下令飭里胥毋得報籍濫名以要難酒又毋得俾村饑人携老幼蒲伏行百里來城中至益困也於是以身親就諸饑人村舍中每至村則召諸饑人來前面覈狀有狀者給之狀甚者厚給之里胥跽侍莫敢出一語於是諸饑人負糲于背竊相語曰大恩大恩當是時島夷寇海上上海上人倉皇携家西來傳言

夷且西來君曰是可亡備哉乃閉關謹牒勒邑子弟勇  
有力者日坐武亭較射角矛士咸奮然有鬪志夜則誠  
邑兵嚴刁斗環城大呼人言即寇至何虞也甲寅春二  
月至夏五月不雨邑人大恐君曰毋恐吾當為父老子  
弟取雨君於是齋三日率僚備禮樂恭禱百神前夜則  
整冠束帶焚香于庭再拜以萬民請命于皇天越二日  
不雨君繞柱彷徨行自念曰何不雨也頃之雨又二日  
又大雨邑人驩說曰即歲有穡非公賜哉凡此皆君精

意於民視其利病若在肌體間也先是吳中丞廉君政  
嗟嗟異焉亡何總憲南臺去則下檄展米勞君而彭大  
夫治水淮南則亦下縣勞君如吳中丞檄也於是君之  
僚請言于宗子宗子則采輯君之荅民望者以見二公  
所以勞君之意焉客曰邑之困賴公以蘇顧顛顛流離  
尚充充然盈塗巷是所望于公者更多也宗子曰嗟乎  
夫兵荒者繫之天者也繫之天者誰不委之天乃君獨  
任之身防禦感格有成蹟焉即其取必於已可以解民

困者其於民又何愛也子母言其滌慮以竣可矣

何孺人傳

余讀古所稱列女傳至敦節立孤者未嘗不竦意動容也曰嗟乎茲非性靈卓粹有偉丈夫識者易談哉易談哉乃鄉父老間居論閭節必曰何孺人何孺人余從孺人子惟忠氏游則又聞孺人詳則又歎孺人之難也孺人蚤歸淳庵公無論淳庵公稱孺人賢即舅姑下至臧獲又靡不人人稱孺人賢亡何淳庵公逝孺人毀至欲

殉淳庵公復彊為二三子起曰豈不能偕地下人哉誠不  
忍二三子煢煢立且使地下人復恨也於是盡謝去絲  
縠綺綃惟闔戶垂幌日夜望二三子有成立乃惟忠氏  
稍知學則具楮帙遣就學經師每暮歸則孺人已治殮  
秉燭俟堂上已殮輒命讀朝所讀書孺人又手自績紡  
弄女紅伴惟忠氏讀也嘗太息曰兒母厭苦吾寡不怨者  
恃兒二三子也兒即厭苦獨奈何不念兒母哉於是惟  
忠氏愈益攻文輯藻卒為時雋儒顧其心又恭謹不以

才自負靡不人人愛重又靡不人人稱孺人善教子也  
曰即察父哲兄日臨其子弟豈及孺人哉而惟忠弟氏  
三人者孺人則不命之儒命之農命之商也即又善于  
農商歲課租入閤閉稱雄焉乃孺人者愈益勤儉日戒  
家人毋得以侈病財至崇蒸嘗秩賓客俎豆筐筥庖孟  
醑核則又事事虔潔中禮也惟忠氏及其弟既才又至  
孝友每日孺人坐上坐而四子者東西鄉立上膳問衣  
道家庭今昔事不忍離歸室而諸孫總角者又循筵繞



膝行也於是孺人大喜已喜復彷徨曰即吾所自期豈知今日哉恨不令汝父見也孺人以今年二月年六十矣惟忠氏及其弟具章服百拜上壽孺人前而宗黨戚友咸喜孺人壽咸祝孺人更壽也於是諸君乃徵予所以祝孺人者余惟孺人敦節立孤天所孚動壽無事禱也惟忠氏抱異才他日策名天路以報孺人俾孺人翠翹霞帔表其節于天下後世豈非孺人願幸哉請以祝孺人諸君亦曰請以祝孺人遂稍綴其事作祝語

贈陳大夫之太平敘

陳大夫以駕部郎左遷興邑者三年不得調人或謂大夫困大夫不困也乃癸丑冬始調節推太平大夫已聞命即裝為去顧邑之民難於去大夫也於是邑薦紳學士先生儼然造余徵別詞焉余曰邑之不忍去大夫者何也則相顧而歎宣言曰若大夫者去誠不可忍哉今世所稱士大夫類抑外崇中或以事外移則負怨含恚怏怏出語盈道路甚則高卧冀遷不一至其地即至其

地即又視其地如郵也日對賓客弄卮孟投壺理局吏人跼請視篆輒怒目攝之輒逡巡去矣即去且不識其民民何不忍哉大夫者起進士拜官中書舍人調夏官司駕固奕奕顯矣驟適與人畏不敢仰視大夫而大夫則顧怡貌恭容日束帶坐庭中視事數數進父老子弟問勞疾苦當是時河決餘波浸興歲穡大虛市靡糴粒民至空腹環城大呼即富有糴粒者又故不糴於是大夫下令曰有不糴者吾得以法中之富人懼始糴民大

喜大夫又坐視糶又自平其直民又益大喜邑故給需  
驛傳不以人給也時當道者議以人給而鳳軍稅者時  
更稱急當道者日夜使使來督內稅大夫亦日夜使使  
報父老子弟母懼母內稅也於是立起以身請當道者  
前具言興民大貧不可給稅狀至免冠頓首當道者大  
感其言兩報罷之此即萬民所繫命矣故事催科以簿  
簿筮日理催則里胥設大量內之又加糶粒量之上大  
溢始報曰可內者兀兀怒不敢發一語也大夫至則曰

是弊豈細哉則定一量以準出內又概其量不加糴粒  
焉至於均役易里收彊抑豪又殺行之毋忌撓也於是  
邑之父老子弟家傳巷誦驩類更生每朔則焚香膝行  
望庭下拜曰非明公安有今日哉今大夫乃舍吾民去  
矣父老子弟聞大夫去靡不顧妻子感疇昔靡不淚簌  
簌下也顧獨奈何去大夫哉余因太息曰嗟乎吾邑之  
不忍去大夫者是欲以一邑私大夫之才也顧大夫者  
天下才也方今西北有外敵之憂而中原之民困於征

輸盜賊主上厯心宵旰微異登竒則太平當不得久留  
大夫況一邑乎太平之民日夜幸大夫至豈知吾民以  
大夫去太平為悲也大夫思慰其幸又不忍其悲則大  
夫之情亦難哉諸薦紳學士先生愈不能釋然於大夫  
則命采綴斯語以志不忍去大夫之意焉

贈查大夫報績敘

皇制凡外內臣工服官三載則上功攷功考功攷其第  
達之宰以進于天子而加黜陟焉甚盛典也查大夫以

庚戌夏奉除書守郵至今年秋七月乃三移紀歷矣於是大夫請其事於當塗者當塗者輒報曰大夫牧茲土三年益大勤苦其令身自上功闕庭於是大夫進州之父老子弟轉相離說若更新覲旌旄矣大夫共寀事者高君黃君楊君從事蔡君使使祈言于楚陽宗子宗子曰嗟乎余於是益歎息大夫之難也夫言治者豈以郵為易易哉夫郵南江北淮舟輿津要又其俗虛中華外即宴人下產無兼辰之業亦庭宇相襲楚飭可觀以故

談地江淮間者必曰郵云郵云纓弁之徒執符乘傳報書  
前驅有司治稟整徒迎謁道左稍稍不稱即大出忿語曰  
郵豈他比哉而慢我若是取道者亡論宵晝雨晴遽至迭  
居舍無停軌有司幸謁客畢馳歸坐堂中召里萌計徒吏  
未及一二語而驛吏持書倉皇奔入則又束帶躍馬去矣  
乃當塗者或論報稍失期則又讓之曰豈可以奔走而忘  
厥事事哉以故世之君子交病焉往歲予初客長安揖大  
夫王中丞席上被服陳詞心竊嘆長者問其官氏則曰新



除郵收余即拜之大夫答拜余既而危俎酬酢甚驩相與歎  
守郵之難也大夫既至郵則展采宣猷亟於民事失殮  
廢沐殆無勑色厭容又大夫性簡直不撓即勢族名家一  
罹於憲則持之更急人或言大夫宜少徇時人情大夫謝  
不顧也自信者傲乃大夫愈益嚴和協度不失往來尊官  
貴人心即當塗者又莫不嗟嗟亟稱大夫善為理也侍御  
黃君成君咸上疏論推而下檄勸獎者紛紛于路古稱獲  
上治民觀之大夫誠有味乎其言也乃今三年報績上考功矣

予為郎攷功益與大夫仲氏同舍云大凡論殿最者論其功不論其至與不至也其不至者顧多有茂異之政不可一日去於其官故不至者尤異焉主上北憂強敵思得茂才大夫以功上聞徵書且旦夕下綰章垂綬從容廟謨斯稱報守郵之勞哉四君母今賀行將謀別大夫矣

遊燕子磯記

余讀金陵諸紀其東北益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家君入為南比部郎余出叅閩省道金陵展謁太醫沈君潤

甫來家君觴之邸中因談佳山水亟道茲磯家君曰沈君有意哉兒其從焉則以明日並輿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清江道院少憩院人啟漢壽亭侯祠由右扉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海閣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前俯欄則長江浸牖矣又北登祠謁侯裴回嘆曰此地非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羣豎裸卧內風惡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

上是日西風稍稍微矣白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荆楚  
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冠  
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  
丹之藥唯人元地元天元外是者悉荆榛邪亂也余曰  
三者同乎曰得人得地得天何以得之曰師何以  
遇之曰分非分非師何言仙乎余大恠其語曰嗟乎斯  
何異陸生譚哉蓋長庚與余譚未嘗不歎息斯旨也又  
酒之遺以筭核投之囊長揖而去沈君曰公誤矣天下

豈有仙人哉唯嗇氣蓄精逍遙林壑灑翰賦詩圍碁賭  
墅斯翩翩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  
天歎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即女乎侍者進餐已餐  
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舟子操艇渡之  
既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最後大  
宮面江背山蓋即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蓋懸江而  
構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倒垂人過其  
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是日秋氣苦人復憩大

宮宮峻深暑氣稍解各困則徵簟枕于僧僧貧僅具二  
枕無簟堂故有席蓋待客謁者余命侍子倒屏施席沈  
君則展大悅卧焉既蘇沈君求沐僧室還歎曰貧甚貧  
甚詰僧幾曰十二何業曰有田二十畝共之且稅且苦  
庸調余歎曰嚮者羨僧今乃若是傷已又開酌興人告暮  
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既登輿問曰梅花水安  
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  
乎曰無之余顧沈君笑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既入

城余留沈君家君邸中不可遂別去太醫名露與余髫  
好又世媾姻其人深沈好讀書精岐黃已又工書工詩  
時以韓駕部名問疾漫遊白下

武進白公集叙

余稽往牘抽繹千祀睹于羣才未嘗不喟然太息也昔  
所稱左馬李杜者無庸談已即如我明李何徐鄭王康  
者流非不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也迺卒流落偃蹇不諧  
於世以死即使後世誦其言而欣艷之何貴哉宗子曰

余讀白公所為文詞則吟吟嗟焉夫白公者世之所謂偉人也太保之孫中丞之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步紫庭周旋天下之士唯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即諸賢豪長者亦靡不嚮意於公公雖翱翔文史乎顧獨喜談天下大事每及兵戎輒振纓高論勃勃英氣逼人無不悚容而起者至晚年更喜騎射馳騁上下志在萬里此豈可與曲士道也使稍稍大用之則上之對揚帝謨下之經綸世業必有雲流霞布表著耳目者顧迺累詘累信



卒汶汶悶悶以沒也斯其志不可傷心流涕哉君子所謂才者非徒縈華其言將以經世而表業也勛業未彰厪厪焉垂空文以自見此班生興投筆之歎而阮籍有窮途之哭也天乎天乎既畀之才復厄之乎公之子祠部君與余同舉進士當是時凡三謁公會公病竟不得覲公公既卒而祠部君復與余談藝長安邸中則日觀余以公所撰述者余章章讀已章章歎也誠傷之矣誠傷之矣祠部君因函帙歸余命余精焉而敘之以傳稍

間輒盡發其所為詞類精之得賦

闕

首五言古詩

闕

首七言古詩

闕

首五言律詩

闕

首五言排律

闕

首七言律詩

闕

首五七言絕句

闕

首序記贊跋頌啟共

闕

首固言言殊矣總之詩不離唐

五言者最乎序記漢唐之軌也啟類左國者數矣靈雪  
諸賦則庶幾哉與梁園並藻也嗟乎公之所傳于世如  
此哉

陸長庚母夫人叙

余往在草莽時則長庚時時共余治博士家語顧非其  
好也輒太息罷去乃獨亟稱司馬子長杜少陵當是時  
聞其言者相與共目笑之而余獨嗟嗟異焉於是時時  
過長庚草堂長庚輒與余几而談細剖深語已命侍子  
摘園蔬飯余或酒余不夜不別即別復相與握手竟談  
塗中當是時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張燭啟塗往往  
錯足溝穢不恨也而太夫人張頗怪長庚暮歸輒問曰  
兒所從朝夕者誰子哉而殷殷亟亟焉長庚踉蹌進曰兒

讀天下之書見天下之士者至衆矣乃亡逾斯人者淵  
停岳峙矣非兒不能友之亡何又與二三子共談藝事  
則太夫人又時時出酒肴佐談長庚得以翱翔文史馳  
騁今昔雖自其雄才乎要太孺人賢有教矣后長庚與  
余次第應有司辟已乃次第罷歸則仰天歎息曰嗟乎  
余豪士豈困一第哉顧獨念母夫人教我者勤也且何  
以慰先君子地下蓋長庚尊君以易學名世卒乃蘿荔  
其身以老以故長庚之念深焉余先長庚舉進士為郎

無何以病免歸長庚時時孤艇來訊停盃曼嘯抗志霞  
表然未嘗不中夜而嘆余曰何嘆則歎母夫人老在堂  
也後數年余以叅藩過里長庚凡五觴余館舍時島寇  
急人倉皇走長庚獨歎曰天乎天乎即不念其家獨奈  
何不念吾母哉俄而寇遁而太夫人以今年六袞矣太  
夫人雖蕭然荆布乎顧長庚者天下才也用之則夔龍  
稷契不用則班馬杜李辟之雲馬即垂即雨即結即霞  
終日而徧于宇內鈞之炳然大觀也余又聞夫人中子

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黃家言余未交其人知其豪也斯何愧機雲矣后世覩機雲者欣艷其子孰不念其親哉當時顯約又何論也即使太夫人翟冠翠翹揚帔曳裾終日聽絲竿而弄金玉非不融融樂也乃其子或不足振藻清時流采千祀則浮世榮華譬之飄風落葉倏起倏滅也太夫人宜何取焉長庚聞余言躍然起曰即微子言吾終不能以世俗事吾母長庚故喜為玄言與余言言終夜不罷去誠如其言則啖桃餌芝鍊

形久視長庚又有別事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哉

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

嗟乎此文義為其兄弟丐塾師於顧氏帖也當是時公  
蓋侍講稱貴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顧從村中子弟丐  
糈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即歲不有秋奈何困  
一貴人兄弟吾觀世人見其父兄稍稍貴顯輒棄堅刺  
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鄉人其鄉之人即素與游  
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顧肯從村中子弟丐

糴哉無論公賢即公之兄弟不媿公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時蓋親作贄傳於村中云其歲時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具雞米稻秫以歸之公即亦受其鷄米稻秫以歸而不辭也嗟乎公為天子之貴臣使稍稍念其家而頻謁其有司即有司孰不怵怵共命者乃公寧丐鷄米稻秫於村中子弟而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矣是時公蓋奉其母夫人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顧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隔長蹊蓋



言近也近而不謁又素與之游無論公及公之兄弟賢即顧公者可少哉

贈徐文徵授良醫序

徐子既以其醫名一國矣迺時時被儒衣而遊于學士大夫間即學士大夫亦無不願內交徐子者顧徐子愈益謹斯稱彬彬君子哉會有詔凡精岐黃業不官者得內貲為官比於藩王邸中良醫有遂為良醫者聽於是徐子之游諷徐子徐子迺上貲稱良醫云先是徐子儒

者衣也乃今遂冠其冠衣其華服垂大帶於要又躡履  
甚鮮也楚楚翼翼顒顒儼儼稱官者流矣學士大夫好  
徐子者見徐子輒沾沾喜拊掌曰美哉鄉也儒今也官  
故嘗所從徐子丐劑者則瞿然驚已怵然畏也相顧言  
曰嗟徐先生官矣即有病又何可從官人丐劑也乃徐  
子則顧時時儒其衣不官其衣非歲時伏臘展謁長老  
不冠不帶不華履也於是學士大夫愈益稱徐子徐子  
云宗子之南過里也蓋徐子冠履謁焉而學士大夫陸

子徐子舒子張子子培因徵言以贈徐子嗟乎徐子於  
余父子兄弟之間深矣往余母夫人病脾日在長安意  
忡忡憂也則治書報弟請藥徐子及徐子子培書來報  
太夫人亡恙輒大喜而家大人比部公木一指十年矣  
周游齊魯蜀粵之墟輒藥輒木則亦移書徐子徵劑焉  
又余孀姪時被病所為勤徐子手足耳目者至數也徐  
子等人于書無所不讀以精業聞里中今老矣白髮杖  
藜猶時時過閭巷閭巷人則稱壽泉先生云徐子益從

其父所授書也業既精又其心多長者其所從療治即至微賤不足往徐子輒往即大雪雨暑寒又在半擁衾卧也輒亦往斯徐子之行已余何以贈徐子哉余嘗精意神仙之學同余好者僅得長庚陸子已又得徐子徐子之與余談丹也蓋累夕累卮云又大夏夜侍子揮大扇至困失扇不去也徐子誠不負斯談哉余將與子登崑崙闕扶桑著九華之冠披赤霜之袍曳雲和之履携綠玉之杖乘青雲而弄紫霞翩翩冉冉樂也若徒高冠大

帶華服鮮履焉則何贈哉則何贈哉

墀石劉丈像贊

并序

夫劉丈者豈不彬彬君子哉既洽六經矣又多  
所博觀百家者言矢之文詞秦漢韓柳者類也  
乃其人又仁蹈義履敦禮而哲其視人善若渴  
覲之漿而饑覲之舖也蓋與家大人比部公四  
十年游矣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焉輒歎曰是  
兒勃勃英氣稍長觀余詞則又以國士顧余時

時為人誦說宗生宗生云后余幸遭時厠下大夫之列迺丈猶儼然岩棲也今覲丈之像蓋翩翩儒而隱者嗟乎天下國家不可以無才也有才如丈迺顧使之儒而隱哉於是系之贊以俟肖形而至者需焉

於維先生翼翼厥容玉立山停肅肅厥心日白天青孰不有文維公則經孰不有行維公則醇胡然而服薜荔其衣鳳伏鷗舞知我者希匪窮則戚匪達則嬉或感之

眉蒼生之思慎哉維言維言維章談彼有善惟恐弗揚  
垢之含之惟恐弗藏弗藏弗揚厥心旁皇手何以恭拯  
溺扶危足之蹈之中矩中規誰謂蜀險維公平之誰謂  
漢廣維公濟之大放厥詞如圭如璋我儀圖之為龍為  
光舍則鴻舉用則雲翔胡不凌烟系之草堂

贈金君序

余嘗往來齊魯燕薊之墟及眺舊疆歷阡陌采故老事  
實則龐眉黃髮矯矯者接疇而語也然其人率皆戴笠

負耜飯牛牧豕舉網拾薪者流至貧苦矣而世之人有  
乘堅策肥據高宇大厦徵絲竹挾妓樂出則放鷹逐犬  
為樂者迺不得永年稱老也此其故何哉余聞盈虛消  
息維天之經損益盛衰維人之紀貧苦而長年者補其  
所不足者也富逸而不長其年者奪其所有餘者也故  
夫不貧而長年者罕矣即不貧矣長年矣乃其子或不  
肖放蕩佚肆以廢墜其家聲鄉之人日指其人而竊罵  
之即使富而長年未嘗不咄咄悲也何樂焉故夫不貧



而長年而有子者尤罕矣乃今睹於里閭所稱金公者則何說焉公年且七十矣余誠未見其人而獨見其弟靜菴公靜菴公益苦志篤學者云竟得貢遊太學具章服歸稍稍貴矣迺愈益畏謹足盤盤如退里人稱長者必曰金先生金先生云而長老具言長公之與次公不殊也余再展謁桑梓邑父老長者咸杖屨而辱之而公竟不余覲豈真靜菴其人哉公不甚富顧倉庾實矣公之子某某耕商雜作益用不匱子姪如子良者以儒

起家歲時伏臘具卮酒上壽而公亦得以抱孫而嬉者  
實有子也或曰貧富壽夭子之賢不肖天矣乃生財之  
道立命之學義方之訓又何聖人亶亶談之而著之經  
也曰嗟乎此又盡人而聽之天者也金公者安知其不  
盡人哉假使公不長者而又不勤不儉不教其子即不  
貧而長年何述焉王子之於余至戚也而與公之子某  
媾姻事因徵言以祝公夫即使齊魯燕薊之墟有如公  
者余猶亟稱道之也矧吾邑矧又在吾戚於是為之言

以貽王子而因以贈公亦使觀之者務盡人以聽天而毋徒欣艷於公之盛焉

贈陶先生之封川令叙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至勤天子璽書讚誦錫采章庸當是時天下之人靡不瞿然驚已洒然喜也此其人必有英風殊畧表著耳目之外者何至所狀卓魯諸臣汝汝問問哉曰嗟乎余於是知古道之所以興隆也世厯彌降學士大夫不譚隆古一結綬臨民則壹志刑名期

會而緩厥民圖其下則更武遇其民日魚肉之即家咨  
人吁饒藻不給迺其橐金靡不巍然隆高也斯何稱吏  
治哉采峯先生視興庠三年矣今年夏擢為封川令以  
去余讀粵紀其邑益多稱徭患云徭故盤錯嶺巖時負  
戈晝游大掠邑人吏懼不敢置問家大人往視其郡未  
嘗不竦意動容焉而先生又為余具言茲地去家廬關  
梁甚逼也羣徭往往伏弩道左俟有過艇輒格殪之即  
尊官貴人擁旄行亦必提精銳持干矛操數十艇周環

四顧迺敢問渡不爾者危也則封川之難先生蓋已熟計之余聞徭之為害粵中歲祀綿邈矣總戎貴臣時督大兵糜百萬進勦稍輯復叛何問一令哉惟令施德宣惠撫我元元俾內治敦龐協於至理則尺椹可撻外侮何懼焉我明御世久遠寰宇恬熙頃者島夷肆殘大寇吳越已又寇揚揚人久不覩兵猝言寇至輒大呼惶急走如覩神鬼魍魎也乃徭固封川所習者封川即難不甚于興矣先生負異才又其性明闡朗營在興三載大

著作人功當塗者咸羣然嗟異下檄褒焉且又目攝興  
政也先生行矣則余所謂天子璽書讚誦而人亦靡不  
瞿然驚洒然喜者其在斯行乎其在斯行乎先生之僚  
瑞峯黃君東岩趙君偕其門人弟子祖道南疇烽燧盈  
酒因徵別言余則亟談封川戎事者蓋時乎蓋時乎

贈解公偕其夫人六袞敘

家大人比部公束髮就學時則已從恕庵公游矣後四  
十年而公輒時時與余道家大人束髮時從公游狀也

公之子應堅子蓋從家大人授詩云余是時齒卑矣及  
長則家大人日名應堅朝夕草堂與余談藝事蓋通家  
兩世矣方公從家大人游時勃勃英氣又綴文甚精以  
為必第也顧乃屢舉屢不第則仰天長吁曰丈夫豈必  
一第哉而令人汶汶悶悶白首佔畢乎且古今豪杰其  
長嘯薜蘿高棲岩石者豈少也遂怒謝之去而唯閉門  
教應堅以經世之業於是應堅綜輯千古采其英華敷  
藻抽文蔚然霞麗乃又屢舉屢不第也則公愈益自信

曰天下豈有如吾兒丈者乃不第哉而余之兩謁桑梓也輒謁公公又以應堅所為文詞觀余余未嘗不握牘而歎蓋歎才也已又命諸孫出謁余固森然玉立矣公則起語某夫人此所來謁者兒髫好也其亨茗市醕以勞之既出與語輒又談家大人束髮時從游狀也公既隱居寡營不逐逐家人生產乃應堅又失厥配撫其諸孫而有之室中又內外祭祀賓客庖廪酒漿咸井井綸綸儼儼肅肅四十年間無一簡缺者夫孰非夫人力也



公與夫人雖六十乎顧健善飯又應堅負金馬才稍用之雲蒸龍變炳然宇宙其所錫公及夫人德者何間哉而公之仲子應缺者精岐黃家業舉壬子應儒子者公之姪也公樂之猶子焉乃諸孫又亭亭昂昂起矣豈不稱吉祥盛事哉往歲余謝病歸湖上也公命應堅携筥肴孟酒而訊之又貽之詩諷其旨蓋以古人所稱韓蘇李杜者期余也余心知其非當顧至感矣今睹公之盛則安能無言以報公會應堅之友陸子顧子來徵所以祝

公者余於是彊文焉然視公之所期我者則遠矣

送梓河顧子之洛陽序

顧子昔遊黌序時與今學士李公稱並璧也余當是時  
僅髫從羣少治博士家語顧子一覩余語輒投牘嘆曰  
是夫者即髻吾將友焉於是時時持牘以游於顧子顧  
子時覩時嘆也有司辟茂才顧子與余常次第往已乃  
次第罷歸則携余登江門燕子磯俯長江太息曰嗟乎  
即余不售則諸先公何賴焉蓋顧子之先有惟學公者

嘗從高皇帝北伐大將軍達特奇之已乃稱病免歸帝  
念其勞詔賜湯沐四十戶而惟賢公者為眉縣令天龍  
之變戰死帝悼而帛祭之其餘勲名文學被儒服者代  
有稱聞也余因解之曰即君之才豈下諸先公哉而奚  
詘焉後學士公與余相繼登朝乃顧子猶儼然蓬荻心  
竊悲之歲乙卯夏顧子遺書報余盛稱其志意君當問  
長安酒樓待我九月既望南鄉書至是夜從諸省郎齋  
居省中也啟帙覩顏子名則頓足起幾不自持諸省郎詰

其狀靡不嗟嗟異焉余於是為賦武陵之歌武陵者顧  
子別業也顧子既至則把袂交懽傳庖浮白窮日夜不  
休因戲曰尚憶俯江之談乎乃顧子又罷春官不舉則  
喟然太息曰嗟乎豈余困未甚哉余且歸武陵枕蘿石  
卧松雲而嬉焉以待天下之事如何余曰否否志士不  
違時以立功哲人恒因機以表業當是時而得一郡邑  
博日與二三子佔畢其間則藝精不勞也不然蘿松之  
奪章服易矣勿歸便李公亦以是日夜諷顧子顧子遂

出乃得河南之洛陽洛陽者天下之中而古今豪俊之所總萃也昔賈生負異才當文帝至聖海內久安而上疏言天下事至痛哭流涕絳灌之徒日目攝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才者不益絳灌益生也君其為我過賈生之里而弔焉古今人何相遠哉即洛之二三子其亦無類賈者乎顧子曰吾聞士不養則不教吾將請於當塗祈其一二疇畝以助士之績學而奪於貧者其更貧而不能行經師脩則羣之學宮而日迪之庶幾哉其有賈

生之才乎余因太息曰嗟乎信斯言也則豈洛士賴之而顧子業日益精綴其餘以拾上第為國家作人稱天下師謂不自洛陽始乎即諸先公德業孰多焉於是顧子起席辭曰某也不佞敢不夙夜以無忝吾子之嘉命

縉雲令王陽山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夏六月陽山王先生卒於家以癸丑冬十二月葬陽山之麓其子子方子德氏再拜泣請銘于宗子宗子太息曰嗟嗟悲乎子忍銘先生哉先生姓王名芷

字蔭民幼讀書陽山中遂稱陽山人云王故籍孟水至仲銘者始抵興遂為興人仲銘生槐軒樂易為槐軒子先生大父也世世習隱樂易子是為繼顯公公出不喜隱乃喜儒遂以其學貢太學晚年又更喜隱也遂上其事得詔畀郎秩云生四子次即先生先生稍長儀采玉立偉然丈夫心獨喜自負顧其性又喜讀書即書易讀先生更苦讀即大寒暑亡間也當是時繼顯公遊學江南先生從之南乃遂從闡張中丞游盡得中丞文讀之

固彬彬乎稱鴻俊矣繼顯公尋逝先生既除則以貲北  
游太學歲在戊子先捷一日則命具甕醪管承以待勞  
捷者夜起候捷捷不來家人目笑之且竊言曰醪承亡  
為也先生聞之怒自念曰豈文難憑哉旦捷來則分醪  
剖承人勞之人人喜名家人前曰女謂醪承亡為正恨  
少耳先生益喜自負以為上春官必第也乃不第罷歸  
明年又上春官又不第先是太夫人溫諭先生曰女第  
大喜即不第即毋歸吾猶恨女先人不行其志以逝吾



且老復不見女躍馬垂纓也何情哉先生既不第則謁  
選拜令永城永城在北郡中最稱鄙又其俗慄悍猾賊  
稍逆其心則慷慨負氣羅織虛詭輒走監司御史交疏  
相中害又逼及素因疾者輒至數百人事既虛詭又人  
人異詞即監司御史亦不能以其威時月平決其事於  
是郡之無藉子借役監司御史使下縣督人見令長揖  
令令又畏監司御史威亦答揖而禮遣之令既畏不敢  
抗下至里胥亦無不人人畏輒奉金祈免也先生途聞

其狀已久之及下車揖僚上坐而無藉子偕役監司御史使者揚揚履道直上北鄉長揖先生心知其人也坐受之問曰何人哉則盛氣言曰我監司御史使也故事令不坐受揖令坐受揖何為令者於是先生怒推席起命左右共手縛之廢其衣笞擊數十更詰得真類三四十人即具列狀報監司御史監司御史輒驚曰有是哉即檄令按治即又嘆令多才也以是邑之慄悍猾賊者靡不畏怵於先生而蔣淵者不受令約束既十年至是

匍匐膝行垂泣自請棄於胡貽之地先生大義淵釋淵  
淵竟不叛邑故豪者田千萬不給租貧無田顧又給租  
於是先生履畝量畦均其租於諸所受田者當是時邑  
有貴人勢最盛及其豪舉夏受又藉貴人受田千萬不  
入租與貴人均也乃先生持愈益急貴人受遂出其田  
千萬租顧目側心嫉之矣故事持節取道永者類苦稟  
徒數日坐令日策馬倉皇走道上不能具稟整徒取道  
者率大怒而去先生至則豫勒稟徒候取道者至輒上

之取道者輒嘆先生才而曰王尹王尹云永故陋無文  
科錄未覩永士也先生則嘆曰永士非士哉遂時進諸  
士於庭而文策之展采楮以勸其能文者於是士蒸蒸  
然競葩摘藻稱文儒明年丁酉遂舉二子當是時高寵  
起寇北地逼永永震先生則下令築堡飭儲整矛礪戈  
身督戎事亡何寵禽人言即寵未禽抑何怵也由是當  
塗者輒又嘆先生才以永不可留先生也遂以內聞得  
調縉雲先是夏受懼先生繩以法乃構先生於中丞府

中丞知先生才即答受即又檄先生理受先生乃不理  
受乃展儀采坐受馬上而迎之家而以義民額其門受  
愈益倉皇日夜對妻子泣則識者風其再構因而再構  
於中丞府中中丞子方索金於先生乃先生固不與金  
而受則又予中丞子金以報中丞乃中丞遂欲甘心於  
先生既聞縉雲命則亦有釋去先生者先生仰天長嘆  
曰嗟乎嗟乎士君子用世繩奸乃反為奸所繩即縉雲  
亦永也欲行其志何待哉遂挂冠歸閉門謝賓客卜築

平湖之上植桑務農灌花分竹時孤舟往來于蕪葭楊柳間洋洋洒洒自樂也先生負雄才慷慨大度不屑瑣末即家食構第闢宇開畦培畛既已赫赫宏遠矣乃其性又喜施予濟人之困往年夜獲盜燭之知其閭子也憐而縱之即咫尺之義亦可見其大者云先生故無病偶庚戌病病亡何遂卒年僅五十有七卒之日鄉父老靡不蘇蘇隕涕曰王君才乃死哉按狀先生配魏氏魏蘄州女側室三為蕭為樂為羅生五男子曰維教子方

氏績業培緒偉然稱能次曰維化子德氏績學摘詞負  
時望次曰維法維言維則咸服農商稱良子也女二長  
適張邑博子宿次聘蕭國子子一躍孫男四應元應魁  
應時應文善讀祖書後可大成孫女五長聘劉不私次  
聘龐時餘尚幼銘曰維山則龍維丘則崇胡偉而才胡  
奪而功吁嗟乎王公

宗子相集卷十二